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77期

2012年12月24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第二次安倍政权：中日走向军事竞争？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 归咏涛

近日，自民党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大胜，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日本媒体和国际舆论纷纷表露对这一鹰派保守人物的警惕，担心其民族主义主张若付诸实施，将进一步激化地区紧张局势。日本“右倾化”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真正的危险并不在右派掌权，而在于日本的外交安全政策在安倍政权下将进一步依附于美国，中日关系面临军事化的危险。

日本右倾化了吗？

日本右倾化了吗？或者说，可以用右倾化来概括此次安倍上台的背景吗？观察大选后的日本政坛，确实是右派势力大涨。自民党在众议院 480 个席位中占据 294 席，取得稳定多数，再加上公明党的 31 席，执政联盟拥有 325 席，足可凭三分之二多数摆脱在野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的掣肘。不仅如此，取得了 54 个议席的日本维新会在修宪等议题上与安倍立场相近，将成其潜在的盟友。

然而，这至多可说是日本政坛的右倾化，日本的民意未必右倾。在《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中，当被问及选择自民党是因为支持其政策，还是对民主党政权失望时，仅有 7% 的选民回答前者。事实上，不论是在经济政策还是在外交安全政策上，自民党的纲领都和野田政权大同小异，所以此次选举结果并不能表示日本社会向右转了。细看自民党获得的选票，在比例代表选区是 27.6%，仅略高于上次大选惨败时的 26.7%；在小选区，自民党也是趁对手力量分散之机，仅凭 43.0% 的



得票率就获得了近八成的议席。此外，选举投票率跌至二战后最低的 59.3%，亦表明自民党大胜并非民心所向。

民意虽不能直接改变政坛的权力构成，但物过刚则易折，安倍新政权能否推行右倾化的政策，还有很大疑问。从国内看，日本社会中的和平主义思想固然已式微，但民族主义议题并非大多数人所关心。日本工商界已痛感中日关系恶化造成的损失，渴盼新政权为重振经济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联合执政的公明党长期坚持对华友好，且一向对行使集体自卫权态度谨慎。从国际上看，人们普遍担忧安倍的民族主义倾向，也会对安倍构成牵制。早在 2006 年安倍第一次上台时，《时代》周刊就刊登封面文章指出，在批评者眼中安倍是个“危险的民族主义者”。此次，一些美国的有识之士也已明确表示，期待日本新政权推行冷静、成熟的外交。

所以说，右派掌权，并不等于日本右转，也不必然导致右倾化的政策。值得注意的倒是美国一些保守派论客的反应。他们不仅毫不担忧安倍这个民族主义者，反而觉得日本的右倾化正合其意。在他们眼中，中国崛起显然比日本右倾化更可怕，一个强硬起来的日本不仅不会引发地区冲突，反而能更好地与美国合作对付“中国威胁”和朝鲜核武化。他们期盼日本在安倍领导下能最终解禁集体自卫权，以使美日同盟向北约或美澳同盟的方向转型，这样日本就能更多地支援美军。对他们来说，问题只是安倍的过激言论，不是日本的右转，只要右转能落到实处，美国将乐观其成。

安倍政权能长久吗？

此次大选产生了自民党占多数的众议院，表面上为政权的长期稳定创造了机会，但实际上再次暴露出日本政治制度的缺陷。1994 年，日本效法英美引入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立、而以小选区为主的新选举制度，希图缔造竞争性的两党政治，但结果却水土不服。原因在于，日本社会并不存在像英美那样泾渭分明的阶级、族裔对立，政党政治中既无英国式的劳资分野，也无美国式的大小政府之争。近年来虽然形式上出现了两大政党，但由于缺乏社会基础，政党间差别模糊，政局随着民意的变幻无常而摇摆不定。在上两次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民主党分别赢得 296 席和 308 席，也可说是一党大胜，但都在翌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大败。明乎此，便可知为什么安倍在胜利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面无笑容，为什么自民党将半年后的参议院选举视为最大的考验。

众所周知，正是 6 年前安倍的第一次上台将日本政治带进了年年换相的怪圈，这一次安倍会重蹈覆辙吗？几乎所有信号都显示，安倍新政权能否长久，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如何解读民意。从舆论调查看，日本选民最关心的政策依次是：经济景气和就业（35%），消费税和社会保障（30%），核电等能源问题（17%）以及

修宪和外交安全政策（12%）。可以预见，如果安倍将政策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并能取得成效，或有希望长期执政；如果把重点放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则不仅难以收效，还会带来内外风险。在这方面，安倍已有惨痛教训。他在2006年刚上台时一度人气颇高，却误读民意，在选民寄予厚望的经济改革上逡巡不前，反而热衷于人们并不关心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果很快失掉民心，导致自民党在其后的参议院选举中大败。这一次安倍似乎吸取了教训，竞选中抛出货币宽松政策，胜选后又立即宣布将优先实施一项大规模的补充预算，用于公共建设项目。前一项政策意在阻止通缩和日元升值，或被认为是必要的，但后一项政策给人印象是回到了自民党的老路上，几乎无人相信靠开动印钞机就能复兴日本经济。

其实，人们早就为医治“日本病”开出了药方，包括扩大海外和国内的需求、减少政府干预、增加妇女职业机会、吸收外来移民、改革福利和税收制度等。眼下较迫切的政策问题是，如何通过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谈判和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来扩大外需，以及如何通过减税及改革政府规制来刺激内需。此外，是否重启核电站也是重大问题。然而，这些都是引起争议的政策领域，难以成为安倍内阁的优先选项。相比之下，货币宽松和公共开支更可能立竿见影，即便难以奏效，也至少可以显示新政府的决断力和执行力，为自民党政权捞取一点短期的政治利益。

可以说，大选结果给日本政治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短期内是利好消息，但明年的参议院选举仍将是一个很大变数。为了在参议院选举中赢得多数，结束朝野分掌两院的立法僵局，安倍政权的理性选择应当是重经济、缓政治。问题在于，除了上述短期刺激措施外，安倍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经济改革计划，所以即便能在参议院选举中侥幸获胜，也不大可能引领日本经济走上复兴之路。不仅如此，如果安倍在参议院选举后祭出集体自卫权立法、修宪等议题，那么日本政治恐将再度陷入乱局。

中日关系军事化的危险

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走向。安倍宣称当选首相后将首先访美，以修复被民主党政权破坏的日美关系。事实上，2010年的中日撞船事件已经让日本投向美国，2011年3.11地震后的救灾活动让日美走得更近，野田政权还在海上安全、对伊朗制裁、部署反导系统、购买F-35战机等问题上积极与美合作。可以说，美国对民主党政权下的美日关系相当满意，无需修复。那么，安倍急于访美意欲何为呢？他本人已经坦言，将不只从双边关系的角度处理中日关系，而是要把中日关系置于以日美同盟为轴心的大战略中考虑。可见，安倍访美无非是想让美国为其对华强硬立场背书。美方对此会有多大热情还未可知，但在日本，



以日美同盟为杠杆制衡中国的战略已然明朗。

因此，安倍上台的真正危险，不在于他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在慰安妇、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的认识早就广为人知，倘若诉诸外交实践，不仅会招致韩国激烈反弹，还会引起美国的戒备。真正令人忧虑的，是新政权将延续和强化日本“倚美制华”的战略，这也可称为外交安全领域的右倾化。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战略思想已经完成现实主义转型，“中国威胁论”弥漫于政界和媒体。在五角大楼的影响下，日本的对华政策日益显露出军事化的兆头。这才是日本右倾化的真正危险。

日本的保守势力大致可分为两大派，二战后大部分时间里的自民党政权和最近的野田政权属于亲美保守派，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右派和新崛起的日本维新会则属于国粹保守派。国粹派的意识形态中隐含反美倾向，上台后会有所收敛，但与亲美派相比，其在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强化防卫体制方面更为进取。上一次安倍政权虽然惨淡收场，却通过了指向修宪的国民投票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为日本的军事转型做了实质性的准备。如今安倍再次登场，其安全战略必将沿着这一方向继续推进。事实上，自民党在竞选纲领中已写明深化日美同盟的具体措施，包括制定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国家安全保障基本法，为与美国的新国防战略联动而强化自卫队的作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備计划，扩充自卫队的人员、装备和预算等。在这些政策上，民主党、日本维新会的立场也基本一致。有调查显示，在新一届众议员中，有 89% 的人同意修改宪法，79% 的人赞成行使集体自卫权。在钓鱼岛问题上，各主要政党的竞选纲领也一致主张强化海上保安厅的体制。

在当前的亚太大棋局中，美国对日本这种军事转向的态度是利用多于警惕。美国的鹰派将中国视为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其强大影响将长期存在。即使有鸽派出来制约，也难占上风。日本的鹰派瞅准机会，极力散播日美联手制衡中国的战略迷雾，意欲投入与中国的军事竞争。日本的民意和工商界对此能有多大约束还未可知。日本当然也有自由派，但他们一方面主张强化日美同盟，另一方面又希望与中国建立互信互惠的关系，这种政经分离、军经分离的想法过于天真。因此，中日关系向军事竞争的方向发展，是一个现实的危险。

编辑：侯颖丽 审核：王缉思
网址：www.ciss.pku.edu.cn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电话：86-10-62756530 传真：86-10-62759302